

賈子次詁

賈子卷第八 內篇八

正定王耕心次註

退讓第四十四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窺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曰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曰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菑怨召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莫令人往

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見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說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醜呂志自憍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虜說梁之陰讓也乃謝呂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呂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曰德此之謂虜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虜使者曰否翟

窶國也惡得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
陛三索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呂作之者大
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得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第四十五

紂作桎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桎之文王桎
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徹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呂手徹之弗
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
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況于其法教虜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呂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

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
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
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民間
之者麋褻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已眾故弗趨而疾
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
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
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
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直直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目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官人第四十六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目爲源泉行足目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目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目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目爲確礪行足目爲輔助仁足目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目謀國事行足目爲

民率仁足呂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呂阿私託者大臣
也脩身正行不恁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恁於朝廷智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
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呂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
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
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呂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
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
呂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
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疆與侍

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
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曰身先焉取大臣之
禮曰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
禮曰令至焉取廝役之禮曰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
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
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
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
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曰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
者可曰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
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

是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弟四十七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儷俛而加志我儷僂而弗省耳夫呂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揄鉢帔雜芷若望風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願一視之今呂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亡虜已故步陟山川空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虜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曰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虜天祿不重

道術第四十八

日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
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
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
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日請問虛之接物
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
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
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
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呂當施之
此虛之接物也日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
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

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除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貶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

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
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
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爲困兄敬愛弟謂之友反
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傲接遇慎容謂之
恭反恭爲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媠言行抱一
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
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跲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
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
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
反正爲邪己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己已量人謂

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
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
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
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
仁爲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悖剛柔得適謂之
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盪優賢不逮
謂之寬反寬爲隄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爲褊欣懽
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驚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
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
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

反節爲靡僂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爲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智反智爲愚亟見究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尚謂之順反順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側反側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困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輶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悵謂之敢反敢

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
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
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
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校詁八

退讓弟四十四

舊弟

葦怨召禍

盧本作講怨分禍別
本作構怨召禍丁先

生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愚按葦乃結構之

本文構爲重文講屬通假亦形近之誤

每莫盧本

莫新序作每暮是也今訂

行瓜

愚按行讀去
聲巡行也

皆已灌

如文呂莫爲葦字本文也

怒然

盧本怒作怒新序

上者至乃

如文是也今改正

至

盧本上上有上字休下有而字至下有

惡得此臺

也盧本得作見俞氏曰爲尋字之誤是也今改如文尋古文得字君道弟四十五舊

同經之營之盧本缺了先生曰此文悉本孟子不令

匠規之盧本匠規作近境潭本四字作今近規之

裹盧本作裹糧潭本作磨裹愚按磨說文作麋正文

也裹裹糧也言眾皆裹糧官人弟四十六舊弟不恁

而盧氏曰恁睡眦愚按此謂視勸學弟四十七舊弟

里之聞盧氏曰聞名寬徇盧氏曰寬騰黑盧氏曰騰

桃志盧氏曰桃與愚惑之智盧氏曰南榮莊子作

越跖越同淮亡乎已盧本亡作忘俞氏訂空冒盧氏

塵空也別本作蚤蚤冒不避盧氏曰道術弟四十八

乃楚先君名此非也

舊弟 鏡義而居 盧本義作儀渾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下所陳者是也俞氏讀儀為俄目 反友為虐 盧本虐

俄為表迂曲旁驚幾成誣罔非也 反友為虐 作齒別

本如文當矣今改 反端為跂 盧氏曰何云當作跋 反

正俞氏別有說非 反端為跂 今案跂亦有曲義 反

行為汗 俞說服虔曰水不流謂之汗字亦作滂三蒼

日停水日滂是汗為停積之水故反行為汗

也 反義為憊 盧氏曰憊與憊同 反調為盤 盧氏曰盤反同 反

寬為阨 盧氏曰阨隘同 欣懽 盧氏曰懽字無謂之 媼勉就善

藉藉也一云 廣較自斂 別本作輒皆未詳 媼勉就善

烟媼亦和意 廣較自斂 別本作輒皆未詳 媼勉就善

盧本有脫文舊校改如 反戒為傲 盧氏曰此傲當與

文差勝無字爾今據補 反戒為傲 盧氏曰此傲當與

梯為 謂之智 盧本作知丁先生訂如文是 窳察 盧氏

音窳窳察 行歸至之順 盧本高作通俞氏曰當作和

深察也 行歸至之順 古書和字或曰高為之淮南

子說山篇曰高氏之璧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賈
子原文本作高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
相應愚按俞說反察爲旄盧氏曰與耄反嚴爲輶愚
是也今改正
輶音訓無考或遂快盧氏曰快或錢字之譌錢者
本作輶亦非鋒銳與敢義近快疑非也

賈子卷第八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葉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九 內篇九

正定王耕心次註

六術第四十九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庠所生之內是曰陰陽天地人盡曰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汜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曰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

行則亦可曰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
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
乃知所從事是曰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曰之
爲訓道人之情曰之爲真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
曰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曰爲大義謂之六
藝令人緣之曰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
合六法藝之所曰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
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曰六爲
度聲音之道曰六爲首曰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
十二月分而爲陰陽陰陽各六月是曰聲音之器十

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
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曰發陰陽天地
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
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
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
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曰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
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
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
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
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

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曰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曰其次上下更居三廟曰別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曰爲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曰禁亂也數度之道曰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曰爲度

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曰爲天下事用也事之目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目效事之盡目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第五十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象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曰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腴如竊膏謂之德湛而潤

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畧乎
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窳而通之曰道德
生理通之曰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畢
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曰曉神生變而通之曰化明
生識而通之曰智命生形而通之曰定德有六美何
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
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
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
六美德之所曰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
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

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箸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
箸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
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
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
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目順理和適行故物
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目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
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目能見也見者
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
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目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
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

觀之目足目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
竅通之目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居然濁而始
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目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
然則物得潤目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
也夫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
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目發動變
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目
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
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目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
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

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曰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濼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濼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曰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智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智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曰智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曰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

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曰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畧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故畧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曰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曰生謂之德德之有也曰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曰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

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箸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曰箸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箸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曰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

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曰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曰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棗盛齋戒而祭鬼神。欲曰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曰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曰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曰審察之。曰轉相告。是故弟

子隨師而問博學曰達其智而明其辭曰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眞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是曰舉玉曰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大政上第五十一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曰爲本君曰爲本吏曰爲本故國曰民爲安危君曰民爲威侮吏曰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曰爲命君曰爲命吏曰爲命故國曰民爲存亡君曰民爲盲明吏曰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曰爲功君
曰爲功吏曰爲功國曰民爲興壞君曰民爲彊弱吏
曰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
民無不爲力也故國曰爲力君曰爲力吏曰爲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
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曰存
矣率民而攻而民不欲得則莫能曰得矣率民而戰
而民不欲勝則莫能曰勝矣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
敵而喜進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
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

福也非萃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烏虜戒之戒之夫士
民之志不可不要也烏虜戒之戒之行之善也萃曰
爲福已矣行之惡也萃曰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
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
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
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
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
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而君子之醜也烏虜戒之戒之豈其曰狂與惑自爲

之明君而君子岸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
讐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
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
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
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
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曰禁不肖曰起怠惰之民
也是曰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一功疑
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曰上有仁譽而下有
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
慎其下故誅而弗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

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曰道紀
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
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
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
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惟君者有之爲人
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曰富樂民爲功曰貧
苦民爲罪故君曰知賢爲明吏曰愛民爲忠故臣忠
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
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
雖貴必窮烏虜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
故夫言與行者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曰智
者慎言慎行曰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曰爲身菑故
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身辱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
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
之後民曰相罵也曰此觀之則位不足曰爲尊而號
不足曰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

也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曰福故士民貴之君子之富也與民曰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烏虜戒之哉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

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烏虜戒之戒
之故夫士民者率之曰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曰義
然後士民義也率之曰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曰信
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
學之其如響其爲政也其如形曲折而從君其如景
矣烏虜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
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噶噶
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是曰聖主而
君子虜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
慎一日矣曰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

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曰爲太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曰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其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身虛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第五十二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曰慈民簡泄不可曰得士故
欲曰刑罰慈民辟其猶曰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欲
曰簡泄得士辟其猶曰弧恍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
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
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
國無枯土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
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
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
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

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盡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烏虜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不得聖王則弗起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聖明則士閤飾矣故聖王在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

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
不曰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曰道則
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曰
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曰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
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
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
曰桀之亂氓爲治武王曰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
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曰明君之於政也慎
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
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

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謂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目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

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

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
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曰
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
可曰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
也不可曰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
爲身也不可曰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
肖者之愛其子不可曰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
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曰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
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
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

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
仕而能目試矣聖王選舉也目爲表也問之然後知
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目事然後知其信故古
聖王君子不素距人目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在諸大
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
與故察明者賢虐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
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
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
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
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

侯者無曰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曰易愛民也諸侯
不得士則不能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士
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
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
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烏虜人耳人耳諸侯卽位享
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民有所
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食食千人而政有
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道也故君也者道之
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
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

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
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
不足曰問諫而由朝假不足曰考度故政謂此國無
尸也烏虜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
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第五十三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而不爲仇分人而不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
而不亡者其惟道矣是曰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
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

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曰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曰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曰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曰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帝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

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嘗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曰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顯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嘗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恕而後行是呂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
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
隱不逮彊於行而菑於志率呂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呂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呂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呂使吾下故見謂
仁焉是呂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
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呂敬也吾得之
呂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惟呂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國其土
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
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曰
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土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曰禹
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
諸侯曰諸侯曰寡人爲驕虐朔日視朝則問於士曰
諸大夫曰寡人爲汰虐其間寡人之驕之汰而不曰
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
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

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道之九路
灑五湖而它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
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
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
下曰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曰小見而不可曰大知
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尙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
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虜得不肖

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摩故登山而望
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曰
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
去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
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曰明王
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
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曰數取之爲明曰數行

之爲章呂數施之萬姓爲臧是故求道者不目目而
目心取道者不目手而目耳致道者目言入道者目
忠積道者目信樹道者目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
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安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
不可目虛成也顯榮不可目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
吏愛民目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弟五十四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目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
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
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
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
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鬻子曰唯疑攻守而戰虜同
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政曰和可曰守而嚴可曰守而

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曰攻而嚴可曰攻而嚴不若
和之得也和可曰戰而嚴可曰戰而嚴不若和之勝
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
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
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
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天地之闢未之嘗聞也今
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惟由此
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
虜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虜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

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
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
修之曰道而興之曰敬然後能曰成也凡有戰心者
必修之曰政而興之曰義然後能曰勝也凡有攻心
者必結之曰約而諭之曰信然後能曰得也凡有守
心者必固之曰和而諭之曰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
曰受命矣師尙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曠曠一
人有之萬民叢叢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
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
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

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呂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呂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呂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呂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鬻子對曰唯疑請呂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曰終其身此道之要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曰道義則無曰入忠也中敬其士不曰禮節則無曰諭敬也下愛其民非曰忠信則無曰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呂爲異鬻子對曰唯疑請呂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
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
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
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
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庠鬻子曰唯疑請
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
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
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
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
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
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
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
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

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曰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校詁九

六術第四十九

舊弟同

六理至生也

俞氏曰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

生也曰興至之術

盧本興作取與之與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陰陽各六月

盧本無陰陽二字潭本有是也今補正

聲之術

盧氏曰聲之術潭本作六術

是故至

更居

俞氏曰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

執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日高寢二日路寢三日小寢

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

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大紅細紅功小功也大度

王父母似不若此說之善大紅細紅功小功也大度

出於小盧本小作居俞氏曰此本作小言度之大者

說是也道德說第五同舊弟德生至狀也舊本上畢

今改正華下畢字盧本舊本皆作理俞氏曰盧校改

畢作華說曰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

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

之曰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

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即畢

離狀蓋誤作里又誤作理耳愚按俞說是也今據改

正如文下文畢離狀文亦并校改惟畢離分元而為

狀句終不可曉殆謂六理分別之狀也盧本夫作未俞

目是也今改正元元氣也夫變者氏訂如文是也

今改道冰古疑字指奏與奏音義同察人至弗循

正今改道冰古疑字指奏與奏音義同察人至弗循

盧本上循字作精俞氏訂如文讀察人至弗循十字

爲句是也今改正下文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亦十一字爲句絕亦非欲曰佐成福盧本欲字下有明

訂至不字句內妄竄且複上文大政上弟五十一

也十九字句內妄竄且複上文大政上弟五十一

大謬王謨本無是也今刪正

同吏曰爲力也今無從校補矣接敵至走去盧本脫

本如文是也非萃在天盧本萃作粹王謨本如文

也今補正非萃在天盧本萃作粹王謨本如文

之醜也賈子文例曰恥爲醜也今改正附之去已

日已音曰曰道紀之盧本紀作弼建本

語辭下同曰道紀之盧本紀作弼建本

之作也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又不可敵也

讀數爲速據禮記會子問鄭氏說也

適與下文異形近未有至者也盧本作民必勝之譚

之誤也今改正

其爲至景矣盧本無其爲政也其如形七字俞氏言

下有脫文丁先生增訂如文是也今補

正佚佚然

盧氏曰佚佚輕便之貌

啍啍然

盧氏曰啍啍壯健之貌

大政下

第五十二

舊弟 怵鳥

盧氏說怵同說誘也

信道至必空

愚按信

知而不能行也

俞氏疑當作倍殊謬倍道乃下文所謂離道此猶未也

闔飾

盧氏曰闔飾猶闔修

故苟至謂也

盧本謂作政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萌之爲言

盧氏曰萌與

同材也

盧氏曰材別本作杖同鬻子

選吏焉

盧氏曰選鬻子作撰

選卿相焉

盧氏曰鬻子作撰卿相矣

夫民至本也

盧氏曰鬻子作撰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

出焉卿相者

行政之綱

盧本行下無政字俞氏訂如文是也今補正

呂此

爲明也

盧本明下有察字俞氏謂察字常屬下句是也今刪正

察國至大夫

察字屬上句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據移正在上盧本有政字舊校本無俞仍盧本非也今刪大上盧本有

侯字俞氏曰爲衍文是也亦刪此與下文 察士至與皆四字爲句俞仍衍政字且別有說非也

徒

盧本察士作士察俞氏訂如文是也今移正

謂之其府

盧氏曰出於肺腑也盧本此下

復

有故愛人之道五字注呂爲衍文是也今刪

而政至君也

愚按此與下文政有命及故政

謂

此諸政字皆指古政典而言即聞之於政與請呂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之政也命被呂此名也政有命

謂

古政典有此垂戒之言如國無君國無君之至道

吏諸目也俞氏失考直呂政爲語辭疏矣

也

盧本道作考別本

修政語上第五十三

舊弟而不

削

也音尊上祖本切從言乃形近之誤今改正俞別

有說

故播至亡者

盧本亡作忘俞氏謂當作

學黃至

常之

者天不變道亦不變也俞別有說非

身專其

美矣

愚按盧本此下有故上緣黃帝之道至亦平矣

非也

紀聞呂與上文復故節去嚮子

而化富盧氏曰說苑富

本書仍有此文非衍可知今仍原文

作而後行盧氏曰說苑行作教訓及與馴同訓蓄於志盧氏曰蓄謂植

也故吾取之盧本吾下有詳字俞氏曰一皆知其國

盧本無國字句下並脫其士萬人呂盧本環作

下十字注呂爲當如文是也今補正環河盧本環作

文是也道之九路盧氏曰說苑灑五湖盧氏曰灑與

是呂明王君道篇如文是也今改正苑必自也說苑曰

也皆作自他君道篇如文是也今改正苑必自也說苑曰

誤又衍二句施之至爲臧盧本臧作藏注曰舊校改

也作臧是已今改正治安之政盧本政作故注謂當

治安顯榮盧本無安字修政語下弟五十四舊弟

注謂當有是也今補正修政語下弟五十四同舊弟

子盧本鬻皆作粥漢書藝文志鬻子本書皆如文恩

如文下文文王曰生據雷氏學淇本訂篇首諸章皆

皆仿此文

有周字章內惟作文王武王等其書法與
經典及別本同是也今刪正下皆仿此
攻守至同

器也詳見諸子平議今改正
自天地之闢盧本句

古而至於今六字注曰爲衍文今刪正
闢盧作辟句

下有也字丁先生訂如文亦無也字是也今改正
壙與曠同 叢屬正文今改正 年二十歲盧

日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
成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

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
與子修道盧本

十二之誤潭本別本竝作六歲非也
與子修道子作

帝或本作子等其志矣俞氏說禮記鄭注曰等差也
是也今改正等其志謂其志有等差也非

齊等相關盧本闕下有闕字丁先

之謂相關生曰衍文是也今刪正

賈子卷第九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聚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 內篇十

正定王耕心次詁

禮容語上闕文第五十五

禮容語下第五十六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虜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目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目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聞一月

叔孫婣卒

晉叔向聘於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
敬賓禮贈賄同視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
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
興今周有單子曰爲臣周其復興虜昔史佚有言曰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
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
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
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曰無私重之曰不侈能辟怨
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曰爲卿佐其有不

興庠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
億也命者制度也基者經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
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
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
承嗣仁且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且
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
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
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彙九
譯而請朝致貢職且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賈子十一
天地調和神明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
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曰安
天下曰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曰佐周室吾故
曰周其復興虜故周平王既崩曰後周室稍稍衰弱
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卻錡卻犇卻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卻錡見單子其語
犯卻犇見其語訐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
虜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意人故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目正體足目從之是目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目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目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目處義足目踐德口目庇信耳目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目云夫郤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曰戒懼
矣今卻伯之語犯卻叔訐卻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
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曰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
言曰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
其能善處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
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
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
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

乘之烏虜戒之哉

胎教第五十七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目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目其母烏虜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目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
養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
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曰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
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宰撫樂而稱不習所
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
敢曰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
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縣
弧之禮儀東方之弧曰梧梧者東方之木春也其牲
曰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曰柳柳者南方之
木夏也其牲曰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曰桑

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曰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曰棘棘者西方之木秋也其牲曰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曰棗棗者北方之木冬也其牲曰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縣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縣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曰養恩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

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緝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呂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呂夏王而桀呂夏亡湯呂殷王而紂呂殷亡闔閭呂吳戰勝無敵而夫差呂之見禽於越文公呂晉霸而厲公呂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呂齊彊於天下

而簡公自殺於檀臺穆公自秦顯名尊號而二世自劫於望夷之宮其所自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自國不務大而

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
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
人服呂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
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
而趨之何呂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呂
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
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呂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
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鮒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曰呂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呂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曰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目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目其殺比干

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
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
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而所目能信意至於此者由
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顯昌
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日照
形也往古所目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目危亡不務
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
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虐其弗失
可知矣

立後義第五十八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曰告太祝太祝曰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曰告太宰太宰曰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曰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

而不干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目智求不可目力爭也今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目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所尊敬而不讓其道莫徑於此疾死置後目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伐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目有天下者目爲天下開利除害目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至秦爲不道且
疆凌弱眾暴寡智欺愚士卒罷敝死於甲兵老弱騷
動不得治產業且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
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輿利除害寢
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
德美定功烈且施於後世故天下猶行敝世德與其
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
事且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
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敬爲書且詔之所且聞於後世
也

校詁十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舊弟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同舊弟叔孫昭子盧本無子字注目為今茲盧氏曰今

同視禮而從假是為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呂博

鼠揚僚注是蓋當為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

日賁禮賄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

義同恩按俞說是已今據國語改事莫若咨盧本咨

本作視正文具在無取通假也盧氏曰別本作雕

也今改正下仿此器無蟲鏤盧氏曰別本作雕身

恭除潔盧氏曰國外內肅給盧氏曰國稱上而差盧

日國語作不侈盧氏曰國語宥謚盧氏曰案國語宥

全不命者至經也盧本制度作制令經也下有彘也

也俞呂爲衍文今文王武王也盧本無也字丁先生

刪說見諸子平議補正也今郤錡盧本郤作郤左傳如文說其語訐曰說

文訐詭譎也國語作透意人故也盧氏曰意與抑諸史諸史譚

本語同吾是呂云吾是呂吾是呂曰潭本作齊國子盧本武

字愚按武實胎教第五十七舊弟素成盧氏曰目娶

妻嫁女盧本娶作婚注大戴禮保青史氏盧說何氏

十三篇夔室禮作宴室太宰持斗盧本如文大

斗作升愚按斗乃有柄之器故曰荷言蓋北撫樂盧

日大戴禮不敢目待禮皆如文是也今改正縣弧之

禮儀盧本儀作義注讀爲儀愚按義乃古文儀字然

訂从正文曰合諸經儀東方之木盧本木作艸下作

雷氏本作東方之木春也蓋曰艸為衍曰木為倒

仿此蓋艸木無別正之至子也盧本無字下有差臣

決非賈子原文也領三字無臣之子也

訂如文且為說曰此謂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

平議愚按俞說近是今據改加文周后如盧本后

是也今改正不差與蹉同不詈禮如文是也今改

正王左右盧本王作主大戴禮威王至檀臺盧氏曰

簡公之後而文如此古人多不拘大戴禮亦同俞氏

文皆不一律矣大戴禮記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

威王曰齊疆於天下而潛王曰弑死於廟梁則與上

下一律或賈子原文也愚按諸子之文惟曰發明義

理為主不曰考證為工盧氏所謂不拘是也此文乃

賈子之偶誤劉氏覺其誤而改之耳今仍削地復得

原文不欲遽目劉氏之文為賈子之文也復反建潭

盧本無得字別本有與昭王反復本如文大戴禮同

大戴禮同是也今補正

是也今陳單盧氏曰即炮格盧本格作烙校本史記

改正今陳單田單也炮格如文是也今改正炮格如文是也今改正

如後世架格之格乃置銅格於火上而使人行格上

滑而墜即為火所燔也格蓋象窗格特平置火上爾

後世書不達其義多作炮越王至舊塚盧說亦見說苑越王謂句

烙雖俗本史記亦然非也

也無恆治之民賢篇訂作恆是也今改正立後義

第五十八舊弟世子至者參盧氏說參與干為世子

盧本干作姦王謨同愚按干犯干求皆呂干為正文

說文奸犯姦也左傳多呂為干犯字亦通假非正文

也此文盧王皆作姦殊謬或奸字之比使盧氏曰比

諂今改正如文不欲復從通假也比使語辭孟子

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使天至不讓盧

所作明俞氏說俗字絕句明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

不讓七字爲句盧本於失字絕句非解亦未安愚按

俞說是也今改正莫徑於此當如文是也今改正王宮國君

室盧氏曰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丁

湯放至伐紂盧本湯上有殷字伐作弑王護本作伐

字曰武王爲弑紂既侮古聖亦非事實吾意紂如不

自斃武王亦惟曰湯之所曰處桀者處之耳聖人之

志惟欲使虐民之人不居君位而已決不曰殺戮爲

快也今从孟子及王本訂如文下文爲人下句放此

愚按先生說至秦爲不道盧本作其道之下當天下

是也今改正至秦爲無道五字愚目施於後世盧本作而施之於

按潭本是也今改正雷校本訂如文馴其時盧氏曰馴故敬至詔之盧本

是也今改正拘爲書使結之也丁先生訂如文其說曰此章蓋述

經世之綱及昔賢不得已立言之意所曰自況也拘

結皆形近之誤使聲近之誤也爲衍文雖曰意定殆
得其實若苟仍舊文決不可通矣愚按先生說是也
正今改

賈
卷第十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栞版